

母亲熬的腊八粥

□侯凌肖

小时候，一人腊月，就期盼着腊八节的到来，因为那天可品尝到母亲熬的香甜的腊八粥。

记得初七的晚上，母亲就开始张罗腊八粥的“食材”了。取下悬挂在梁头上的小竹篮，里面有秋天晒干的核桃纹大红枣，那是俺院子里大枣树“奉献”的果实。然后，她精心挑选又红又大的枣儿，以保证它的果肉多而甜美。接着，母亲像翻家底一般，手端着灯盏去翻找那坛罐盛着的小米、黏米。为使枣儿好煮，细心的母亲还要把枣儿提前用温水泡上，浸泡一夜再下锅。

腊八这天，滴水成冰，那时的天气比现在寒冷。操劳勤快的母亲起得很早，在厨房忙着煮腊八粥。贪睡的我被厨房风箱的“啪嗒”声吵醒的，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跑到厨房门口，厨房里已是烟雾缭绕，母亲坐在灶旁正一手拉风箱，一手往灶膛里填柴，灶膛里的火苗一闪一闪地舔着灶口，映红了母亲的脸庞。大

铁锅里发出“咻咻”的响声，一股股水汽从锅盖的边沿拥挤而出，在厨房的上空轻盈地翻滚、飘移，仿佛在营造节日的气氛。

从厨房门口徐徐飘出的烟雾，被凛冽的寒风呼啸着瞬间卷走了，我不禁打了寒战。“快，帮我烧锅！”母亲见我在门口便吩咐道。说完她急转身走到锅台旁，麻利地掀开锅盖，蒸腾的热气直冲房顶，房间里的雾气更重了。母亲那粗糙干裂的手抄起铁勺，在锅中不停地搅动着，防止小米贴糊在锅底。随着慢慢熬煮，小米粥香甜的味道开始在房中弥漫开来，诱惑着我的味蕾，望着锅里金黄的小米粥真让人流口水。

熬粥的火候，母亲掌握得很好。等锅中小米、黏米全开了花，枣儿熟透，粥熬得有一定粘稠度，母亲就发话了：“好啦，住火！”这时，再看锅里热气从粥面上吹起一个个黄色的小气泡，发出欢快的“扑扑”爆裂声。看着，看着，我



的“馋虫”又被粥的美味勾了起来。善解人意的母亲总是先给我盛上一碗：“太烫，冷冷再吃！”我迫不及待地用筷子戳上一点米放在嘴里，故意闭上眼睛品味：“啊，好甜！”逗得母亲乐开了花。

等哥哥早晨放学回家吃饭时，母亲又给我盛了一碗，但母亲仍坐在灶前却迟迟没有吃，只是笑咪咪地盯着俺俩狼吞虎咽。“娘，您吃啊！”我和哥忍不住催母亲，母亲却没有动勺子盛碗，脸上

依然挂满了笑容：“我不饿，你俩先吃吧。”俺懂得，其实母亲是不舍得吃，一心想把好吃的东西让给她疼爱的孩子们。现在想想那情景，真让人心痛和落泪，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光阴荏苒，母亲虽已去世多年，但每至腊八节，我总会想起那年月母亲熬的腊八粥，因为那是慈母倾其浓浓的母爱熬的腊八粥，所以是世上最香甜的腊八粥。

再见，2021 你好，2022

□李固国

不知不觉，2021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2022年，粉墨登场。时光的列车，再添一道年轮；多情的岁月，打开了新的一页。

回顾过去的一年，有痛苦，也有欣喜；有收获，也有失落；有风景，也有伤感；有侥幸，也有后怕……2021年，弹指一挥间，小人物的人生，总是被人忽略；对当事人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2021年，在工作上，我取得了一些成绩，虽然没能做到尽善尽美，但已经尽力，问心无愧。“活到老，学到老”，作为一名老教师，尽管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一直努力充电，不耻下问，完善自己。

2021年，在生活上，我一如既往看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坚持吃亏是福，不斤斤计较生活琐事。对家人好一点，对别人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追求正常人的生活，平平淡淡地度过生活的每一天。

2021年，碰到利益纠葛的时候，什么是你的，什么是他的，不争不抢，是自己的坦然接受，不是自己的弃之不顾。得之泰然，失之淡然，任其自然，看开、想开，放开。

2021年，在人际关系上，“君子之交淡如水”，了然于心。一个人，从不无原则地讨好别人，也对别人的阿谀逢迎不感兴趣，合得来多说几句，合不来一笑而过。

2022年，自己也到了知天命之年。有人说，联合国最新界定，六十岁还算青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闻之为之一振。

说真的，一个人最好还是有自知之明，不服老不行，和年轻人比透支，真的玩不起。2022年，应该多挤点时间，锻炼一下身体，让身子骨经得起小折腾。

2022年，物质生活没事了，精神生活应该丰富一点。过去那些年，忙工作，忙生活，忙检查，忙加班，甚至忙些不该忙的。到了现在，一个人真想忙忙爱好，让自己快乐，提上了日程。

2022年，在工作上，力争再上一个台阶。工作，对私，是安身立命的依靠，一点马虎不得；

对公，关系到孩子们的前途和幸福，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一个人尽管能力有限，尽力就好。

2022年，在家庭上、在人际关系上，越简单越好。人活了多半辈子，终于明白了事理，简简单单，才是生活的最高境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无异于作茧自缚，不仅身累，还会心累。小时候的简单，是一种无忧无虑的无知；后半生的简单，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

再见，2021；你好，2022！在时间的节点上，终于明白，余生不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生活，在平平淡淡中；处事，在简简单单中，才活得有滋有味！

人间物语

Renjianwuyu

外面下着雪。下得很温柔，柳絮般轻轻地飘扬。

这是2022年的第一场雪，还是2021年的最后一场雪，不好确定。按阴历，是2021年，按阳历，是2022年。

岁末年初，大家都在忙着总结过去，描绘未来。我也不例外。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伸长脖子，沿着走过的路，作一次深情地回眸。

牛年不牛。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先说说我的写作吧。我不是专业作家，谈写作似乎有些矫情。但写作将陪伴我终生，虽然不是我的职业，但我视为职业，也成了我永不退休的职业。我当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再到党政机关工作，都面临着退休的时刻，但写作不存在退休之说。

文学之路，崎岖而漫长。典型的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

牛年总结

□鲁 北

人生智慧，也许就深藏其中。

年初，我给自己制定目标，要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人民日报》《散文》《星星》诗刊等全国知名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等。这些鸿鹄之志，是藏在心里的。因为我知道，实现这些目标，是很艰难的。

事实如此。一年下来，那上面没有我的只言片语。

写到这里，有一点想流泪的感觉。

付出的很多，收获的极少。

好在《天津文学》《散文百家》《青岛文学》《散文选刊》等青睐我，发表了我几万字的散文，安抚了我一颗虚荣的心灵。还有一些报纸，像雪片一样飞来，虽零散，却有一席之地。

据统计，中国有公开发行的纯文学期刊数百家，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就已经有12000人之多，加之各个省作协会员，各市

作协会员应该有几十万的在册创作人员，再加上没有参加任何协会的文学创作者，文学创作的队伍可以有百万雄兵了。如此庞大的创作人员，要将作品跻身于公开发行的纯文学期刊上，真是难上加难了。

我一年写了70多篇散文，20万字，大都发表了。虽然质量不高，通俗地讲，都变成了铅字。

自己制定的目标，没有完成，要自责，需奋进，但不偃旗息鼓。

再说说我世俗生活。第一位的还是父母，每两周回家一趟，形成了习惯。父母至今住在乡下的土坯房子里，用他们的话说是冬暖夏凉，不愁吃，不愁喝，能吃能喝，不疼不痒。母亲去年做过手术，身体无异样。父亲一日三餐，两餐用酒。血压有点高，控制得很好，多年不感冒。

固守婚姻终生制，不沾花，不惹草，打一场百战百胜的婚姻

保卫战。

大女儿早早成家了，小女儿也参加了工作，都不用我操心。

我还是老样子。三年前从某单位负责人的位上到政协上班，我称之我到了二线。组织上没有这么说。不几天，人大、政协要换届，我们这些到政协过渡的人，不在新一届之列，我称之为退到三线。哪有什么三线。好在读书写作之人，永不退休，这是我引以为骄傲的。有一间房子，有一张桌子，有一台电脑，就是诗与远方。

最后谈谈我的未来。有一首歌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梦。

回顾过去的一年，感觉光阴虚度，无论生活，还是事业，均无建树。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这一年

□姚宗亮

这一年
有人说，我变得沉默寡言
梦里的诗与远方
离我仿佛渐行渐远
唯有书到用时方恨少
或将有所改观

这一年
我心中多了一份思念
母亲的突然离世
常让我以泪洗面
我在母亲的坟莹上
拾起一个萧瑟的秋天

这一年
我感慨万千
以孤独为友，与寂寞做伴
书的世界是我生活的驿站
飞来的一朵温馨雪花
溶化了一年的疲倦

这一年
我并非沉默寡言
每每坐在书斋里
与诸位大家倾心交谈
蓦然发现
这一年已经在后面

自由呼吸

□王 焱

别说山重水复天涯无际
关联分明千丝万缕
小小的蝴蝶扇动翅膀
树欲静而风暴来袭

多少小手捧起沙子
沙滩城堡悄悄耸立
童心睁大惊恐的双眼
狩猎的枪声此起彼伏

多少海水冲走沙子
沧海桑田我心如一
白发懊悔消失的森林
童话王国遥不可及

有多少的善良不假思索
有多少的美梦不堪一击
是时候拆除罪恶的陷阱
最终我们也会跌进去

现在我只想自由呼吸
决不让脚步困在冬季
伸出双手拥抱这世界
让我们彼此不再隔离

现在我只想自由呼吸
像惊蛰的蚂蚁爬出土地
像早春的红梅迎风怒放
像试飞的沙燕初次展翼

摘一朵雪莲花投进雅鲁藏布江
让它漂向亚马孙流域
医治那些饱受创伤的心灵
也不枉费漂洋过海的奇妙之旅

写一封告白交给大鹏金翅鸟
让它飞越奥林匹斯山脊
广交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不枉费云天遨游光彩熠熠

如果有高山大海相隔
我就拿出愚公和精卫的毅力
如果嫌太阳月亮太遥远
我就追随夸父和嫦娥的勇气

从此推开血红的酒杯
重新拿起多彩的画笔
画出心中的家园共同的家园
阳光灿烂绿树如茵芳草萋萋